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附錄卷二下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劉耀馥

周易傳義附録卷二下

宋　董楷　撰

上經

☶☵ 坎下艮上

傳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

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古毒反瀆同三息暫反又如字

傳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

而方在童蒙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己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

本義艮亦三畫卦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

為止其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
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艮又為止在險
而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
内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
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稚
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
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
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叩之而明

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

朱氏附録伊川説蒙亨髮鬅是指九二一爻説所以云剛中○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山下巳是窮極險處又遇險前後去不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也此是心下鶻突○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二不求五也但占者若是九二之明則為人求我而亨在人占者若是九五之暗則為

我求人而亨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之占同例否先生曰某作如此說卻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得來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何先生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蓋視其來求我之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不告之也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或問發此一例即所謂稽實待虛

先生曰然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傳山下有險内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一有得字）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一无以字）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

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傳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

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
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
蒙以養正聖功也
傳卦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為戒於二
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
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
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
四陰皆處蒙者也

本義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

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

朱氏附録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内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蹇卻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嘗說八卦著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

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問本義言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

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

得會有聖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行下孟反六三象同

傳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

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

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未

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

本義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朱氏附錄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看大意畧如此彷彿不能端的若要觧到親切便都没去處了如天在山中山中豈有天如地中有山便已是平地了○果行育德又是别說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却是箇流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說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李通云育德是艮止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說吐活反一音稅桎音質梏古毒反

傳初以陰闇居下下民之蒙一作冡也爻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為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

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一九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茍專用刑以為治則其字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茍免而无恥治化不可得而成也故以往則可吝

本義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

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朱氏附録或自家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説桎梏粗説時如今人打棒也須與他脱了邪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説治蒙者當寛慢葢法當如此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傳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

由之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本義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傳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

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為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

家也

本義九二以剛陽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朱氏附録卦中説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

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為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在此九二為主而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説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傳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

功者五之信任尊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本義指二五之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取七住反象同

傳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

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
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
程氏附録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
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
了當得天下萬物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
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
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己而挑之若魯秋胡之

為者

朱氏附録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一般无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問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曰下面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意在乎以立己為先應事為後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

而自家身己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

己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

新民只現成推將去○問不立己後雖向好事

猶為化物何也曰己不立則在我无主宰矣雖

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此便

是為物所化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傳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

本義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同荀子順墨作慎

墨且行不謹於經意尤親切

六四困蒙吝

傳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

本義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為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遠于萬反實叶韻去聲

傳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隂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

六五童蒙吉

傳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

於人也為人君者茍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已也

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為童蒙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傳舍已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傳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
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
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
為剛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
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
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
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

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朱氏附録不利為寇寇只是要去害他故戒之如此○問擊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説是如何曰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成為寇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用兵之説亦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説去卻事事上有用若使説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傳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

本義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

朱氏附録上九一陽而衆陰隨之如人皆順從於我故能禦寇便如孔子告陳恒之事須是得自家屋裏人從我方能去理會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何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以

象曰上下順也

䷄ 乾下坎上

傳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

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傳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一无正字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

辯也

本義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朱氏附録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承上文有孚光亨貞吉○問需卦大指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傳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賛之云其義不困窮矣

本義此以卦德釋卦名義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傳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為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

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傳既有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

本義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

朱氏附録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

往有功是乾有功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上時掌反宴烏練反又烏殄反樂音洛

傳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需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

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一作養其心志

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本義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

朱氏附録以飲食宴樂謂更无所為待之而已

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傳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為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

本義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常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難乃

旦反

傳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爲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静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傳坎爲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爲需于沙

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寛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

本義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衍以善反

傳衍寛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寛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本義衍寛意以寛居中不急進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傳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

本義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

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傳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

通稱對青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已進而逼之

故云自我寇自已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

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

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

本義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

人之意切矣

朱氏附録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

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

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意○問敬慎不敗本義

以為發明占外之占何也曰言象中本无此意

占者不可无此意所謂占外意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傳四以隂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以柔居隂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於險適足以致凶耳

本義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

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朱氏附録問程傳謂穴物之所安也本義謂穴者險陷之所二説不同曰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傳四以陰柔居於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一作柔弱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傳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本義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

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正固則得吉也

朱氏附録問需于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无作為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彖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傳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朱氏附録以正中以中正也只一般只是要協

韻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傳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於六乃安其處故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

來也上六旣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為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

本義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

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傳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為所安

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為不當位也然

能敬順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

而未至於大失也

本義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當位未詳

朱氏附録易中當字皆當音去聲音見乾卦注

都浪反○王弼說初上无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无位需之不當位然乾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當卻有可疑二四上是陰位不得言不當○問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如何曰伊川說陰陽奇耦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問不當位如何曰凡初上二爻皆无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

僧家之有西堂之類按二說不同前說即本義之說後說則伊川所謂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者姑兩存之文公舉伊川語又見乾卦文言問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為需曰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已甚郎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安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福

州劉昭信說易亦有好處如云見險而止為需見險而不止為訟需訟下卦皆坎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其變為蠱之類

䷅坎下乾上

傳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為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

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内險阻而外剛强所以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傳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為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於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傳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

本義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為內險而外健又為巳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為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

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為吉凶也

朱氏附錄訟攻責也而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身亦如此○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窒塞之象○不利涉大川是上面四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船重○卦辭如此辭極

齊整蓋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為不齊整處也

○問訟彖剛來而得中也大抵上體是剛下體是柔一剛下而變柔則為剛來今訟之上體是純剛安得謂之剛來邪曰此等要須畫箇圖子看便好以某觀之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為訟之六三其九三卻下而為九二乃為訟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

自外來而為主於内皆是如此等處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説若如先儒説則多牽強矣又曰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傳訟之為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為險健相接内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

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

朱氏附録訟上剛下險是屬上句險而健訟是

屬下句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傳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

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

故為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

有惕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為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為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為義者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

傳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傳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一有或字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傳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蹈危險則

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

本義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

朱氏附録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句豈即本義所指卦體邪曰

然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傳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絶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劵之類是也

本義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絶矣

朱氏附録王弼言有德司契是借這箇說言自家執這箇契在此人來合得我便與他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契底意思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傳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為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

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

本義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

朱氏附録此爻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无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畧去訟之才辯得明便止所以曰終吉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

傳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

訟則不勝而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即戒訟非可長之事也

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傳柔弱居下才不能訟雖不永所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剛陽之正應辯理之明故終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為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為對敵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无眚逋補吴反

傳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乃與五為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為敵之地也三百戸邑之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為有分也

本義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

朱氏附録問三百戶觧者牽強曰如此解時只得說小邑常以為易有象數者以此何故不言二百戶以其有定數也聖人之象便依様子又不似數之類只曰不克訟歸逋竄也○三百戶

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説得意忘象是

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説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

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无那象只是不可知只

得且從理上説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竄七亂反

傳義既不敵故不能訟歸而逋竄避去其所也

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傳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

取之言易得也

本義掇自取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傳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閒危懼非為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

或從王事无成

傳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為訟而從上九所為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巳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一作柔處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為善也

本義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

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傳守其素分雖一无雖字從上之一无之字所為非由巳也

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

本義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无成功也

朱氏附録或問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本義謂必无成功似與象辭從上吉也之意不協又與坤六三文言亦不協竊意本義是直作占辭解

如此未知是否曰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辭是第二節話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傳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為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一有於字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而應柔亦為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

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為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為方命故以即命為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云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為安貞則吉矣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

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朱氏附録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問易最難㸃如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句吉六三食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貞為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傳能如是則為无失矣所以吉也

九五訟元吉

傳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申矣

朱氏附録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无

彖者爻便是彖訟元吉九五便是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傳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三息暫反或如字褫敕紙反

傳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

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

三見褫奪也

本義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傳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

賊惡況又禍患隨至乎

䷆ 坎下坤上

傳師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為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内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為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下將帥之象

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傳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葢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

衆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一作嚴畏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

本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

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朱氏附録師彖辭亦是說得齊整處○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

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丈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甚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王如字又往況反

傳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

本義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

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傳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傳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

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故一作固无咎也

本義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畜敕六反聚也又許六反養也

傳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為衆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本義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朱氏附録問麻衣易是偽書其論師卦地中有水師容民畜衆之象此一義也若水行地中隨勢曲折如師行而隨地之利亦一義也曰易有

精有縕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縕也既謂之縕則包含衆義有甚窮盡儘推去儘有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否方有反

傳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國興師一作動衆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

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程氏附録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无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令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本義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

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傳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傳師卦唯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

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凡事至于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為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為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

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一有能字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本義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傳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一作威字有懷萬邦也

朱氏附録問潘謙之說師九二欲互說在師中吉懷萬邦也王三錫命承天寵也何如曰聖人作易象只是大槩恁地不是恁地子細解釋

六三師或輿尸凶

傳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

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

本義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

朱氏附録問師或輿尸伊川説訓為衆主如何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説何必又牽引説𤔡自小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説後來從鄉先生學皆從衆主説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尸而歸之義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傳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唯无功所以致凶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傳師之進以强勇也四以柔居隂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一作進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

為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本義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傳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一无必字）為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

本義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長丁

丈反象同

傳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一作戎）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師二在下而為

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程氏附録師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

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正而亦不免於凶也

朱氏附録田有禽須是此爻有此象但今不可考○問易爻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卻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

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傳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朱氏附録問師六五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傳云長子謂九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夫以九居二中則是矣豈得為正曰此是

錯了一字耳莫要泥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傳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

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本義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

朱氏附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

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别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計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馬因問云古人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也若使小人參其閒則誠

有弊病曰勢不容不封他得但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則若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因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得

○開國承家為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卻都无坤止有震此又不可曉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傳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

周易傳義附錄卷二下

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本義聖人之戒深矣